

花岡慘案

刘智渠述 刘永鑫、陳夢芳記



世界知識社

7283

戲
士

花岡慘案

刘智渠述

刘永鑫 陳夢芳記

王陵節譯

康大川校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花岡事件
——日本に俘虜となつた一中國人の手記——

刘智渠述

刘永鑫、陳蓼芳記

中國人俘虜犧牲者善後委員會發行

根據東京中國人俘虜犧牲者善後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出版的日本版本翻譯

花岡慘案

刘智渠述

刘永鑫 陳蓼芳記

王陵節譯

康大川校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号：449·787×1692 $\frac{7}{8}$ 1/32·2 印張·59,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0 定價：(6)0.27元

定價 0.27 元

懺悔的鐵証

內山完造

只要一听到花岡慘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說它是殘酷呢，說它是無恥呢？縱令是在戰爭時期，但試問這樣的事是人世間所应有的嗎？而且一想到這是由我的同胞動手幹出來的事，那就不止慚愧和悔恨，還要泣不成聲了。這本小冊子是那件事活生生的記錄，是我們應該懺悔的活的鐵証。那末，大家在這小冊子所揭露的事實面前低頭認罪吧。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

目 錄

懺悔的鐵証	內山完造 1
一、不堪回顧	5
淺草本願寺的追悼大会	5
二、和祖國分別	8
被捕	8
在石門市俘虜收容所	11
劉小碗之死	14
西苑更生隊的金翻譯	18
李大嫂之死	23
在隔離室	26
渡過黃海	28
三、牛馬不如的生活	31
到花岡	31
“中山寮”之夜	35
朝鮮勞工們	40
輔導員們	43
“建設週”	47
死亡報告書	51
友情	56
年菜	60
削減了的食糧	63
吃草	66
酷刑	70

四、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74
暴動	74
共樂館廣場上的三晝夜	79
姚澤的屍體埋葬	83
解放	85
五、遺恨綿綿.....	88

一、不堪回顧

淺草本願寺的追悼大会

秋深了，十月裏連綿不斷的秋雨剛剛停止，這是東京久雨初晴後的一天。柔和的下午的陽光，穿過蔚藍色天空的彩雲，靜悄悄地照着枯黃了的銀杏樹。久雨帶來的潮氣，壓抑着人們的心胸，彷彿在暗示着即將降臨的鬱悶的冬天。

我懷着沉痛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向東京淺草的本願寺走去……。

寺的外門上，貼着用白紙所寫的大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在日華僑總會主辦花岡殉難四百十六烈士追悼會會場”。

由外門通向正殿路上的兩旁，排列着大小無數的花圈，穿着白色喪服的人們跪在靈前默默地哀悼着。

正殿裏坐滿許多由日本各地來的華僑，以及日本、朝鮮的民主人士。

在正殿的祭壇上，供着殉難烈士的靈位和一部分火化後的骨灰盒子。兩旁放滿了許多團體和個人送來的鮮花。祭壇兩邊的楹柱上，掛着中國式的巨幅輓聯，上面寫着：

“壯志猶未酬花岡捐軀千古恨”

“血債幾時償東都公祭萬人悲”

正殿裏還掛着一些大小長短不一的輓聯，像在迎接已故的英靈似的，隨風飄動着。

屋子裏面參加追悼會的雖然有很多人，但是，沒有一個人大聲說話，靜悄悄的，只見那祭壇前面所燒的香，徐徐地上升着一縷縷的青煙。

.....

追悼會開始了。

場內寂靜無聲。

在僧侶們奏了哀樂以後，追悼會的主辦人方面的代表站起來致開會詞，並報告了花岡慘案的經過。

接着，這位代表讓我到他的位子上去，向到會者介紹說：“這位劉智渠先生，是和已經殉難的烈士們一塊兒在花岡礦山度過了苦難的俘虜生活、經歷了一切悲慘的苦境、从九死一生中僥倖活下來的人。劉先生爲了在異國的土地上含恨逝世的同志們，宣誓要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復仇，同時他希望將這些被虐殺的戰友的骨灰，送回祖國去！……”

寂靜的會場內，突然响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大家都希望我發言。

我稍爲鎮定了一下，就向擴音器前走去。

一剎那間，五年前死別了的戰友們的形象湧上了我的心頭。……有的人全身鮮血淋淋，有的人瘦得連皮帶骨、瞪着眼、張着嘴、揮動着拳頭走近了我；他們好像要藉着我的聲音，在到會的人們面前控訴出一直被陰謀隱蔽的當年所受的非人的待遇和酷刑，無限的悲痛、仇恨和憤怒；並且要感謝人們今天的哀悼。這是亡友們給予我的使命，而此時此刻我必須完成這個使命……

正在這個時候，坐在擴音器旁居於首位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長官”^①，突然叫我不說話，他說：“有什麼可說的，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

就在那一剎那間，整個會場响起了一陣尖銳的憤慨聲。

在異國的土地上慘死的戰友們的形象，一個一個地，又在我的面前悄悄地走動着，他們的臉上充滿着無窮的悲痛和憤恨，悄然地消失在渺茫無際的空間。……即使在追悼他們英靈的追悼會上，我都不能把被人隱蔽的真實情況自由地說出來嗎？……

一邊听着僧侶們誦經的幽幽之聲，我的頭漸漸熱了起來，淚水沿着面頰流下來了。“威權”雖然可以禁止我的嘴不說話，可是誰也不能制止我的熱淚。在熱淚橫溢中，我漸漸看不清會場內的人們和東西了，在這樣矇矓的氣氛中，六年前的事情，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的腦子內馳騁着。

是的，確實是六年以前。

那個時候，我還在遙遠的祖國北方的戰場上呢……。

① 指蔣介石賣國集團駐日代表團僑務處長劉增華，見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光明日報”追悼花岡殉難烈士通訊。——譯者

二、和祖國分別

被 捕

六年前——一九四四年。

祖國正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戰鬥着。

四月裏一個爽爽快快的早晨，太陽还未升起，大地的一边依然昏黑。

這個時候，我和刘小碗、王誠漢以及我的姨表兄王槐印四個人，奉縱隊長的命令到了河北省定縣火車站的西南边。

我們的任務是了解該地的情勢，爲这天晚上要進行破壞敌人鐵路和運輸機構作好準備。

.....

我們正在秘密進行工作的時候，突然，一声槍声从我們头上掠过。

“糟了！”我們四人正想躲起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有十五、六個敌人从火車站那边向我們一边開槍，一边衝過來，我們也就立刻应战。王表兄剛掏出手槍就不幸中了一彈，突然倒下了。

我們的手槍子彈打完後，已經被敌人包圍住了。

這個部隊是汪精衛傀儡政权的鐵路護路隊，後面有兩個日本兵跟着。

敌人俘擄了我們，反綁着我們的双手，叫我們走到車站去。

我一边走着，一边扭过头來看了看表兄，他倒在地上已經不動了，他的頭中流出了一大灘鮮血，染紅了黃色的土地。

.....

到了車站，敵人把我們押到一輛貨車裏，車門口只留下一個護路隊員看守着，其餘的敵人都到站裏去了。

.....

不多時，我恢復了平靜，開始有考慮問題的心情了。

.....一切都失敗了。

“战友同志們現在正伸長着頸子等着我們回去報告吧！可是我們却是那麼不中用而被俘了。對於付託給自己的任務，真是說不過去，心裏感到深深的慚愧。

.....

“我們對待自己的工作也太不小心了，過份地輕視敵人，因而失敗了。然而敵人究竟打算怎樣來處分我們呢？”

我的腦子考慮了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

“……送到憲兵隊裏去受慘虐的拷問也未可知。可是那也是白費的。我們中間決沒有一個會告訴敵人什麼的，因為我們都是受過訓練的、有組織的一員。”

“敵人也可能把我們斬頭、槍斃，假使那樣，很好。因為我們是抱着堅強的決心，為了被侵略的民族的生計和被壓迫的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着的，所以能够‘視死如歸’！”

一想到“視死如歸”四個字，我又想起了已故的王表兄。

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當他最初勸我參加冀縣八路軍去抗日的時候，我樂得跳了起來，可是我的媽媽却哭着不讓我參加抗日軍隊，她和表兄嘮叨地翻來覆去地這樣說：

“我只有一個孩子，假使出了什麼岔子，我怎麼能對得起他死去的爸爸呢？”

我當時有些躊躇了，可是表兄却勸慰着母親說：

“留在家裏也可能被日本鬼子抓走，那個時候反正也是死；這樣的死要是和跟大家在一起共同為真理而戰鬥比起來，死得是多麼不值得啊！即使在戰鬥中犧牲了的話，也會像回到媽媽的溫暖的懷抱裏一樣，回到我們祖國的大地上……”

媽媽終於給說服了，她忍着淚贊同我去參加抗日軍隊了。

那時候，表兄帶着笑容拍着我的肩說：

“智渠！大家都在等着你來啊！可是你一定要有‘視死如歸’的決心。”

現在，表兄已經犧牲了！他那可貴的鮮血已一點一滴地滲透着大地，正像他所說的，回到他可愛的祖國的大地上和媽媽的懷抱裏……

忽然之間有兩個日本兵跳上了貨車，他們和監視我們的護路隊員說了幾句話，護路隊員就走開了。我們所乘的車子也開動了。

“到底把我們往哪兒送呢？算了吧！往哪兒也是一樣。”

我看了看劉小碗和王誠漢。

劉小碗一直看着車板，似乎在想什麼，麻繩綁在他那瘦削的身子上，像吃進去的一樣。看來他是在熬着這痛苦。

肥胖的王誠漢，却是視若無事一樣，稍稍閤上了眼皮，誰也弄不清他是在睡覺呢還是在深思着。

兩個日本兵，一邊抽煙，一邊聊天，我雖不懂他們的話：

可是從態度上也顯然可以看出，他們流露着帝國“皇軍”的傲慢神色。

在石門市俘虜收容所

火車停了。

兩個日本兵把我們從車上推下來，帶到一個四面都有砲樓、像兵營一樣的大院子裏。

大院子的門口，有兩個日本兵揹着輕機關槍在守衛着。

院子裏面非常大，除了幾間像辦公室和日本兵宿舍樣的房子以外，還有五、六間並立着的、鋪了草頂的、只有柱子而沒有牆壁的草棚，那草棚的四周圍都安着通電的鉄絲網，有兩個日本兵，在來回不斷地巡邏和監視着。

.....

我們三個人被帶到一間像辦公室的房子裏，才給解了繩子。

接着，日本軍官和翻譯開始了審訊，我們在不知道挨了多少次耳光和拳頭之後，才分別被送到兩個草棚裏去——我和劉小碗一個草棚，王誠漢被帶到另一個草棚裏去。

我進了草棚一看，真嚇了一跳。那麼狹窄的地方，足有一千人的樣子，大家都蹲着；尤其不可思議的是連一個穿着衣服的人都沒有，全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

看到我們進來了，草棚裏就突然安靜起來，每一個人都低垂着頭，誰也沒有抬起頭來看我們，誰也沒有作聲。

領我們進來的日本兵叫我和劉小碗兩人，也像別人一樣把衣服脫光，蹲在空着的地方。

劉小碗蹲是蹲着，可是蹲得不正，上身往前衝着，日本兵就在他的背後踢了一腳，把他一下就給踢倒了。

蹲在我旁邊的一個人，看“皇軍”走了，就悄悄地和我談起話來。

“頭一次來嗎？同志！”

“是的。”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低聲的談話。這個人和我差不多瘦，個兒很高，由外表看起來，似頗有風度，好像曾經受過教育並且又是學問的人。

他听我說完了我和刘小碗兩人被捕的經過以後，就把收容所的情況介紹給我。根據他所說的，這兒叫“石門市俘虜收容所”，被關到這兒來的人，一般都是準備送到日本去做苦工的人。

他說：“日本兵都很狡猾，他們決不把我們乾脆地殺死，因為那樣，好像是太照顧我們了！這些傢伙們要不把我們的血和汗吸乾是不肯罷休的，這也就是要我們活也活不成並且死也一下子死不了啊！”

他還告訴我：“以前，在這裏，俘虜們還給一件衣服穿，由於上個星期的晚上大家想集體逃跑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他們一方面把領頭幹的人全關到地窖裏，讓他們活活地餓死；另一方面，為了防止今後有人再逃跑，就把大家的衣服剝掉，全變成赤裸裸的了。現在這個草棚裏只有一條褲子，出去大便的人才能輪流着穿。”

他並且說：“自那一回想集體逃跑的事洩露以後，監視的日本憲兵也增多了，監視得非常嚴密，日本人還在俘虜的中間組織了漢奸隊，從事告密。”

當我請教他的姓名時，他就指着刘小碗說：“是的呀！我還沒有介紹我自己呢……可是，原來我們還是一家人呢！我姓刘，叫刘当路，關到這兒來，已經有十多天了。”

他並把蹲在刘小碗旁边的一個人介紹給我：“這個人是李大哥，比我進來得更早，因為他懂得一些医学，時常告訴我們一些衛生常識，所以我們還沒有病倒。”

李大哥有三十多歲的樣子。他是這樣被關進來的：原來他在藁城縣開一個小藥舖，他的岳父在鄉下生病了，他就決定叫他的妻子帶着信和藥品去探病。他的妻子領着四歲的女孩——杏兒——回娘家時，可是運氣不好，就在出城門時碰到日本兵的檢查，硬指她是要到游擊區去通風報信的女游擊隊員，首先是身上帶的一封信就很可疑，這樣就把她以及和她一塊兒回去的杏兒給逮捕了。以後日本兵就到李大哥的舖子裏去搜查，把李大哥也逮捕起來了。經過多少次的拷問、毒打，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的証據，可是也終於把他們作為“永久的嫌疑犯”關進了這個收容所。

據說李大哥的妻子和女兒，已經被送到“北京西苑更生隊”裏去了，可是誰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唉！只要在日軍手裏，送到哪兒也不會有好結果的啊！”李大哥面帶着愁容，說着說着，氣得他那多天沒有刮過的鬍子就像要豎起來似的。

.....

蹲着蹲着，我的腰漸漸痛起來了。兩隻被捆了好久的臂膀，也痛得厲害。

但是我不敢動，也不敢站起來，因為監視的日本兵，來回地巡邏着，要是稍為動一動，一定要挨棒打的。

我想去小便。可是公共的一條褲子，總輪不到我，漸漸地我忍不住了，就學着別人的樣子，把尿撒在地上了。

小便完畢後，我就感到肚子很空，也非常口渴。

自从被捕以來，連一滴水、一口飯也沒有進過嘴。